

琴台客聚

我在菲律賓馬尼拉「第三屆旅居文化國際論壇」開幕禮致辭指出：

老父十二歲開始，遠涉菲律賓。僑居菲島近四分之三世紀的他有一句口頭禪：「我是喝家鄉的水長大的。」誠然，在父親的身上流淌華胄的血，他像其他老華僑一樣，雖然入籍外國，卻念念不忘家鄉的山山水水，這是他們的根。

在近七十個春秋菲島生活，他學曉一口漂亮的「大家樂」，熟捻菲人的風土人情，擅於與菲人打交道，但他卻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華人。他經常說，華人所以能夠在菲島立足，是全靠勤奮和節儉。

像其他老一輩華人一樣，父親從年輕到老去，不帶走什麼，卻遺下許多許多——僑居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他們的一份血汗；家鄉的興旺，有他們一份貢獻！

我的父親和父輩這一代海外華人，只是一群小人物，他們沒有建立什麼豐功偉績，只是一個愛鄉愛國的腳踏實地、勤勤奮奮的平常人，以現代社會的商品價值來衡量，他們是落伍於時代的人，他們沒有像時人那樣急功近利，但我敢說，他們是有着美麗品質的人。正如法國著名作家薩特所說：「美的價值就是以某種方式飽含着倫理的東西，並必定把它表現出來。」

今年五月我在北京參加「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遇到菲華歷史博物館館長施吟青女士，我告訴她，我很想做一次有關華人文化的

有美麗品質的人

論壇。旋即我便接到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副理事長白舒榮的微信，提出在菲律賓舉辦文學活動的建議，這真的是天作之合的緣分呀！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白女士對這次活動的傾力安排。

親愛的朋友，「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自二零零五年成立以來，一直開展與世界各地文學團體、傳媒的互動、在香港等地舉行旅遊文化講座等重要活動。除了「旅居文化論壇」外，我們還舉辦「全球華文旅遊文學微文獎」及「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前者已舉辦過一屆，後者已舉辦了六屆，並藉以帶動和推廣華人旅遊文化和提升華文文化。

我們的隊伍越壯越大，我們凝聚了一百三十多位海內外的學者專家！我們將於今年十一月底分專家在「中華民族文化是通過茶路與絲路這兩條紐帶傳播到歐亞大陸，與此同時，歐亞文化也是透過這兩條紐帶傳播到中國。可以說，茶路和絲路都是一條歷史悠長、最璀璨奪目的文化紐帶！

親愛的朋友，我曾援引德國作家約翰·赫爾達（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一句話：「一切時代的一切民族都為建立人類文化大廈而進行過勞動。」

在這裡我再次作出呼籲，讓我們為建立旅遊文學這座文化大廈共同努力吧！（下）

爽姐私語

從來很少機會參加國慶活動，因為身份模糊，做了娛樂新聞採訪數十載，然而因為父母算是電影界，也是工會的一分子，他們在世我還可以被當成電影界家屬參加國慶活動，所以有份參與時心情特別興奮，且總帶點激動！之後父母相繼離世，我的家屬身份沒有了，那麼還算是新聞界吧，可惜因為做娛樂的，永遠上不了枱面，老總不會安排我參與，而主辦單位亦不會讓我參與，小編輯誰認識。

又記得前幾年，一位電影界的前輩說叫和我一起參加國慶宴會，因為他們有兩張枱，我可興奮了，沒想到過了兩天主辦單位告知前輩我不能出席，因為我是記者，他們不會讓記者參加，我聽後傻了眼，怎麼會這麼奇怪，是什麼樣的標準，我去了會爆料嗎？國慶宴會公開的，不是那麼嚴重吧！當時的確感到不是味兒，前輩比我更生氣，他對主辦單位說我是他的嘉賓，怎麼不能出席？對方才放行，准我參與，不過我多謝了，實在不能說服自己這樣子出席，太沒意思了！

今年好像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和不可能，社會巨大的變化

帶點激動

如此，整個香港不能在掌握之中，整整三個月了，情緒病都出來了，每個人都在變，驚見到一些人一些家庭的變化，大家都很不安很不快樂！

不過在如此情況下我還有幸地遇上件開心事，我的前副老總忽然來電，問我可有時間出席新聞界國慶酒會？這還不是一件於我而言開心得很的事嗎？那一天非常特別，一個下午匆匆趕三場，到酒會時主禮嘉賓林太已致辭完畢要離去了，我趕上去禮貌地跟她打招呼，她笑着跟我握個手，可能因為在新光戲院跟她見了幾次面吧！在今天如此風吹雨打的日子，相信她和我仍然會為新中國的七十華誕，感到非常高興！

酒會中見到很多新聞界的前輩，他們有些都記得我這麼一個小時便見過的世侄女、後輩，實在高興呀！



■與新聞界的前輩祝賀新中國七十華誕！

作者提供

路地觀察

朋友兒子不太說話，母親說有時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一天和美國教師談，她在美國教該區最壞的學生，學校多用藝術來教化，包括戲劇、音樂等，讓孩子以藝術表達轉化他們的不開心和憤怒。她談起，香港的孩子不像故鄉那兒，處處是街童，但其實方法可能也通用適切。朋友於是找了一些校外戲劇課程，兒子果然有改善，信心大了，表達能力也強了。

我們總想在每一個活動中獲得有益的東西，學校每年都是奧數班超額，雖說是課外活動，但家長們都說希望學術上有所幫助，所以選奧數。其它校外的課外活動也是，最好是改善英語發音，若是運動或音樂，就一定要是為參加比賽或晉級才學。

其實孩子在香港的教學環境，已經有非常充足的學術訓練，反而情緒和自信的建立，在傳統學校及中國人的文化裡有所缺乏。大人眼中沒什麼意義的玩樂，其實對腦部發展很好，這不單對情

緒掌握、自信建立有幫助，對學術而言也甚有裨益。

戲劇班對小孩子來說，可以從多角度了解世界及自己，非常有用處。因為戲劇迫使他們用不同的角色去和他人互動，孩子可以跳出自己日常的角色，真實的自己可能有不同壓力和包袱，但在戲劇的世界裡，他們可以做不同的角色。這種刺激不單是好玩的，也是給孩子另一種釋放的空間。

我們孩子很小就學戲劇，小時候其實都是玩的，好動的兒子非常喜歡，中英文的戲劇班也很不同，但兩種他都樂於忘返。而上戲劇課後，他也更善於表達。

我們在教育 and 職場上可以看到，年輕一代很出色，反應也很快，但在情緒及社交上，比上一代人成熟得較慢。這令我們想起，教養自己的孩子時，特別是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盛行的時代，我們應該用什麼補足他們。其實最簡單就是回歸基本，讓他們有多跟同齡孩子溝通、玩扮演遊戲的機會，所以我們也很推介戲劇。

大地遊走

「中國有四大河流：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長江全長6,300公里，它是亞洲、中國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它流經中國青海、西藏、四川、雲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份，最後在上海崇明島流入滔滔東海。黃河全長5,464公里，它是中國第二大河，世界第六大河，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最後在山東省東營市匯進無盡渤海。」

以上一段說話數十年來一直縈繞耳邊，這是我媽媽在我小學時中國地理課內的講課內容。

我媽媽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和我爸爸兩人於一九四六年在香港筲箕灣辦了一所私立小學——大同學校。

父母放棄繼承祖輩長店生意執意辦學，全因我們中國當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十四年蹂躪，為了興邦振國，父母選擇以教育改變國家命運，他們選擇在當年遍佈木屋的貧民區辦學，為的是讓基層兒童有受教育的機會。

為了讓小朋友從小有家園觀念，父母的課程安排別樹一幟：從小四開始，每星期各有兩節中國歷史課和中國地理

百家廊

樓上住着一男孩一女

孩，兩人同在小區幼兒園，同在小班，兩家還是對門。每天傍晚放學，兩孩子便一路瘋跑，你追我

趕，看看誰先到家。每次勝出者都是女孩，她比男孩大半歲多，自然跑得快。

每回男孩都會很認真地道一聲，「小姐姐，再見！」女孩扭頭就回屋，從不應答，她的父母也從不吭聲，只留下防盜門「光嘯」的冷冷回音。

和朋友說起這件事，她說遇到這樣的父母，女孩真可憐。「現在這個社會，整天比別人家的孩子，殊不知別人家的父母才是教育優勢。」朋友從事教育工作，見過太多恨鐵不成鋼的父母，也見過太多青春期抑鬱厭學離家出走的孩子，「說句遭人罵的話，那些父母早幹嘛去了？」她說道。就像影視劇《小歡喜》中的教育問題，孩子即將高考，父母都不淡定了。學霸喬英子的目標是考上航空航天專業，而不是單親母親宋倩為自己設定的清華北大。

這下惹火了宋倩，「我為了你，放棄了多少我自己想做的事，你知道嗎？」類似的話語，不知在我們耳朵裡轟然炸響過多少次，「我都是為了你好」、「你考不好對得起我們嗎」、「考不上你將來沒出路」，背後折射出的是中國式父母的深度焦慮，以及捆綁式的愛，這樣極易背道而馳。

前不久有位教育專家來濟南做講座，他說了句話很耐人尋味，「親子關係不佳，孩子教育白搭。」家庭的教育，首先是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然而，很多父母往往忽略這一點。《紅樓夢》中探春與母親趙姨娘的衝突大戰，想必不少人都有印象。探春是賈政的庶出，她受過教育、識字，有文化、有見識，從她屋裡的擺設也能看出她的素養，名人法帖、汝窯花囊、米襄畫作、顏真卿字等，非常高雅，因此她受到賈母、王夫人的器重，反而是賈環不討人喜歡。

小說第二十七回，探春讓寶玉出門時順便替她買一些香盒、風爐、柳枝編的小工藝品等飾品，寶玉說我拿點錢讓傭人拖一車回

鵬情萬里

長安的家常美食，像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饞得我胃痛。油潑扯麵、漿水魚魚、涼皮、臊子面、蕎麵炆烙、玉麵炆烙、蕎粉、炒蕎粉、饅糕、鏊糕、油糕、豆腐腦、肉夾饃、鍋盔、麻食、油餅、滋卷、油茶炒麵……隨便提起一樣，不管何時何地，胃裡都像長了一隻手，攪得人坐臥不安，長夜難眠。唯獨漿水麵不入我的眼。

漿水實在太普通，關中人，家家廚房裡，都有一個陶缸或陶甕，專門盛漿水。漿水的全稱漿水菜。家常做法是把淘澄乾淨的芹菜、小白菜、薺菜，放進剛煮過麵條的濃稠麵湯鍋裡，再燒開，滾上一滾，趕緊連湯帶菜倒入陶甕，再倒入一碗引子，等涼透了，用洋瓷盤或者木鍋蓋，蓋密實。過上四五日，啟蓋，撲鼻的酸香能激起一長串的噴嚏。伸一雙筷子到底底，連菜帶湯攪上幾攪，只見湯稠菜滑，氣味清爽。

漿水像是關中人家裡的萬能藥。暑天，你說頭昏腦脹，看不進去書，家裡的大人掀開漿水甕蓋，舀一碗漿水端過來。你說這兩日食慾不振，吃不下東西，過一會兒，你的面前必定又擺了一碗漿水。甚至不管是吃錯了東西，還是發燒發熱，喝一大碗漿水保證通體舒暢。關中人喝漿水，就像山西人喝陳醋，廣東人喝涼茶，北京人喝豆汁兒，也說不上有多大的淵源多深的內涵，

中國四大河流行——緣起篇

課。中國歷史課由夏、商、周開始，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至當今的國家形勢，時事資訊；而中國地理課則以單元計：四大河流、三十盆地、十大名山、四大高原、五大湖泊、三十平原，然後是各省份的地貌特產，風土人情。就是這樣，我們國家的山川形勢、歷史脈搏、傳統文化點點滴滴地融進了我的血脈，和我的身心合而為一，歷久常新……

無法理解的是，時光流逝竟讓我對媽媽曾教導我的中國地理知識仍舊趨之若鶩，而書本、視聽等一切資訊再也無法滿足我對祖國大地當今狀況的好奇和探求。

我決意要走，我要用我敏捷的雙腳，明亮的眼睛，靈敏的耳朵，如小狗般的鼻子，我要全方位感受這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十四億人口，成千上萬先烈為她拋頭顱，灑熱血的祖國大地，大地上的人民現在怎樣啊？他們開心嗎？他們幸福嗎？

我親愛的爸媽，我要到祖國大地走一趟啦，二老一生最愛的國和民的近況轉眼間就會展現在你們眼前，你們就等着啦！

別人的父母

來，其實探春的意思是覺得寶玉眼光好，審美高，她要用鞋子做交換，「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一雙還加功夫，如何呢？」寶玉道出一雙鞋引發的風波，說賈政看到此前寶玉穿的花鞋，他不敢說探春，謊稱舅媽做的，後來遭趙姨娘痛罵，「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的見，且作這些東西！」言外之意賈環才是她的親兄弟。聽聞母親如此丟臉，探春不吐不快，「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論理我不該說他，但忒昏愜的不像了！」對孩子來說，語言暴力比棍棒拳腳更勝一籌，刺痛的是子女的自尊心，難以抹殺。

第五十五回中，探春幫鳳姐掌管家務，趕上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去世，即她的親舅舅，趙姨娘以為自己閨女掌家，會多賞些銀子，沒想到探春一視同仁，由此爆發大戰。趙姨娘咄咄逼人怒斥，探春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原來為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理。」她進一步解釋，「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我自有一番道理……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兩人吵得不可開交，李紈上前做和事佬，卻使探春更加無地自容。「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趙姨娘太不自重，也難怪探春六親不認，後來探春遠嫁，也是為了與她斷了拉扯，趙姨娘跟人說，她是從我腸子裡爬出去的。

後來，賈府被抄檢日益敗敗，趙姨娘暴病而死，眾人只顧得賈環，沒人料理她。唯有周姨娘哭得悲切，「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的時候還不知道怎樣呢！」不得不驚歎，曹雪芹的全景式佈局，他用一個不易覺察的小人物，側筆寫出趙姨娘的悲慘下場，而這也恰恰反襯出她對探春的態度，讓人不禁捏把汗：倘若一味遵從母親，聽趙姨娘的指令，探春豈不早被攆出賈府或賣掉？雖然母親不「正」，但探春有主見，做命運的主宰者，這樣的女兒令人刮目相看。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熟識的陌生人

粉絲，是演藝人的衣食父母。在演藝圈要名利就，缺他（她）們不可！為跟自己偶像近距離接觸，不少粉絲豪砸數十萬至過百萬元酬金邀請藝人偶像出席她們的生日宴會或是婚宴，如此豐厚的酬金藝人自然難以拒絕，視之為出席某些品牌宣傳造勢活動，所以說「有錢就任性」；也有女藝人亦見縫插針，自爆被邀出席有「大利是」的飯局，自抬身價一番，故此演藝圈被稱為娛樂圈，娛己娛人嘛。

得到眾多粉絲們愛戴，演藝人覺得跟他們的演技表現同樣重要，演技好獲得觀眾們讚賞，自然是「圈粉」不少，故此演藝人在選擇亮相綜藝節目或選擇劇本演電影、電視劇集等都會先評估一下「圈粉」和「掉粉」的形勢，孰重孰輕！？而演藝人吐露最多心聲的是：「演藝人這份工作不易做，拍戲捱更抵夜，日曬雨淋是體力活，千奇百怪的人與事，才是演藝人最感『心累』的根源，在不同的工作職場都是有着背後的生計生活故事，誰不是累死累活生存。」

粉絲們為表示對藝人偶像的愛戴，很多時都會花些小心思送予偶像禮物，然而有些人對粉絲們送禮物給藝人偶像，認為是一種浪費，尤其是「貴重」的更不可取，如早前有一位女藝人在微博表示很喜歡某品牌的一個包包，因覺得包包的圖案設計不「土」，可配襯多類型顏色的衣服，結果這位女藝人在某次的活動中，就收到粉絲們送她該包包了，事後被人指責這位女藝人不應該收取貴重禮物，但粉絲們反駁說：「貴重的禮物都是我們『夾錢』買的。」

對粉絲們送的禮物，藝人都有着她們的不同處理方法，有粉絲投訴送予偶像的T恤，偶像卻將T恤着在狗狗身上，更有藝人將禮物看一眼後就扔進垃圾箱，令粉絲們心裡難受，

在演藝人眼中，粉絲們是：最熟識的陌生人！

別人的父母

探春與趙姨娘的母女大戰，我們從中最應汲取或學到的是，教育子女，父母應放下身段，摒棄「老子說的都是對的」的刻板印象，遠離粗暴語言，與孩子平等溝通和共處。我住在某高校家屬院，周圍都是大學老師，茶餘飯後，經常聽人討論教育孩子的事。曾聽一老師苦訴，「我能帶出優秀的班級，卻管不好自己的兒子，真是莫大的失敗。」其實，根源還在於自我成長的缺失。李洱的小說《應物兄》中，影響海內外的儒學大師程濟世，卻教育不好自己的私生子程剛鸞。兒子吸食毒品，他忍不住老淚縱橫，二十四小時陪着他，幫他徹底戒毒，完成大學學業。後來，因吸毒，兒子與女友生下一個畸形兒。誰能說，這不是教育的悲劇？

看電視訪談，演員鄧超回憶初中讀書時的叛逆、調皮，險些被學校開除，他的母親衝進教室，替他辯論說：「我兒子是個好孩子。」多年後，鄧超滿臉感慨地說：「我相信我後來所以沒有走錯路，是因為那天下午媽媽對我的相信。」同樣的一幕，也發生在我的表弟身上。大約十七年前，他進入市區某重點小學讀書。有一天課堂上，他用帶鎖日記本上的小鎖，把老師的裙子邊鎖在了課桌上，鬧得哄堂大笑，姑父被校長請到學校問話。那天晚上，他早早回家等着挨打和痛罵，等來的卻是一場輕鬆的談話。如今他留學海外，成為最努力和最優秀的留學生，現在回想，我並不知道那個晚上姑父對他說了什麼，但我知道他在犯錯後沒有被扼殺，也沒有被否定，當年的寬容和平和，才造就了他今天展翅翱翔的自信和無畏吧，至少是一種相信。

當你為了孩子的作業完不成而鬧得雞飛狗跳時，當你為了孩子的成績考砸了而進行家庭冷戰時，當你因為孩子的分數上不了重點學校而吵得焦頭爛額時，你一定要先鎮靜下來，問問自己這個父母是否合格，是否需要去上「銀河補習班」。因為，做父母與做孩子一樣，都需要不斷學習和修行。與其羨慕「別人的孩子」，不如先學着成為別人的父母，做民主、開放、包容、現代的父母，後者才是最重要的。

漿水軟麵

一入口，周吳鄭王秦漢盛唐，滿腹的鬱悶滿懷的惆悵，就如同墨水滴在宣紙上，氤氳着漸漸散淡開來。

我彷彿是個異類，自小就厭惡吃漿水。起先家裡就四個人，三個都愛吃，就不肯吃。每每吃漿水軟麵、漿水魚魚，都要另外預備用陳醋給我單做一碗酸湯。很多上了年紀的老人，只要是吃漿水軟麵，總要不厭其煩地重複一個典故，某某中央領導日理萬機，只要有機會回關中、回長安、回延安，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吃上一碗漿水軟麵。關中黃土厚，滋養過不少大人物。在關中，有見識的老漢，即便目不識丁，談興一起，張口也能說出幾個人物的昔年軼事。

這些逸聞軼事聽得多了，我倒不以為然，只是覺得大人物不過是山珍海味吃膩了，想一口酸湯解解膩罷了。

有一年難得趕上回關中過春節，年初五晚上約了親朋好友一大群在家裡放量喝酒。傳統禮教，嫂子們都不上桌，在廚房忙活完了，就在灶下另開一桌。我們一幫兄弟圍了一大桌，藉着酒又是敘舊又是互剖心跡。不知不覺一整箱的西鳳都喝光了。中國人不善於表達情感，中國男人尤甚。若不是二兩白酒下肚，再親近的兄弟哥們兒，也斷然不會相互拉着手攬着背，在人前說出掏心掏肺的話。有人覺得這是酒後之言，殊不知，這才

是男人真性情的片刻流露。等酒醒了，再好的關係，也還是要遵照待人接物的招式來，一板一眼，一絲不苟。

隱約記得一箱子西鳳酒喝乾了，天也開始蒙蒙亮。各家的男人，由各家的嫂子負責連拖帶拉的弄回去。身量纖細的嫂子一個人拖不動，就會喊了婆婆一起來拖。

關中的女人就這一點好，自家的男人能喝酒能幹活，就是頂門立戶頂天立地的當家人，不管是當眾還是人後，都鮮有會抱怨。

我也是喝得人事不知，再醒過來居然已經要吃晚飯了。母親問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咋了嘛？

母親說，你還記得昨晚喝酒你說瞭什麼？

我使勁想了想，實在沒印象。

你昨晚跟你二哥說要吃大伯母做的漿水軟麵。你大伯母早起就和好麵，等着你。你二哥也一遍一遍地來看你醒了沒有。你現在既然醒了，是不是得過去吃一碗。

我揉揉眼，臉也顧不上洗，蓬着頭就趕緊出門了。

骨子裡的東西就是這樣，在眼前的時候，你不再愛再討厭，客居異鄉再久，歲月磨礪風霜浸潤，喝得不省人事了，心裡下意識的也還會惦念。